

基层万象

探索现代乐曲工尺谱化 激活民间乐社活力

——记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胡德明

□□ 王晟

9月23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胡德明离开了他为之奉献终生的中国传统音乐。胡德明被音乐学界和同行誉为当代的“中国民间音乐大师”，笔者与胡德明相识已有10余年，尤其是从2014年开始受河北省非遗保护中心的委托，整理胡德明的口述史，对其有了更深的了解。

完整地传承了“转七调”

胡德明是首批入选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南音乐会的会首，胜芳镇南音乐会创建于明中后期，为典型的冀中笙管乐。胜芳镇南音乐会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被当代音乐学界所关注，其不仅具有

悠久的历史，更保留了大量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如仍旧以工尺谱为记谱方式，采用师徒口传心授的传统音乐教育模式，保存大量清中期甚至更早购置的大鼓、管子、笙、牛角灯、茶挑等乐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至今在已发现的近百档民间笙管乐会社中，只有胜芳镇南音乐会完整地传承了“转七调”这一古老音乐律制的演奏技艺。正因为胜芳镇南音乐会悠久的历史、高超的演奏技艺及大量的文物，早在2006年就入选了首批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而胡德明就是这档乐社的灵魂人物。

胡德明出生于音乐世家，爷爷和父亲都是南音乐会会众，受家庭熏陶，他自小就学习传统音乐，19岁加入南音乐会中，跟随会中多位师傅学习笙管乐。工尺谱属于一种典型的

难学易忘的记谱方式，为了不忘记那些传统曲牌，每天晚上胡德明都跑到田地里，哼唱那些曲牌，并且把重抄于民国初年的工尺谱记本藏了起来，当“文革”结束后，各地的民间音乐会恢复之际，南音乐会因为有胡德明之前的这些努力，其传承下的传统曲牌在当地及周边音乐会中是最多的。“文革”期间，南音乐会中很多老文物流失了，会址也被改作他用，胡德明上下奔走，将这些文物逐一找回来，更是几次找到当地街委会，为南音乐会争取到一间会址。

让南音乐会后继有人

2014年，笔者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常江海博士受河北省非遗中心委托，共同整理胡德明的口述史；2016年再次对

胡德明进行了口述史整理，通过两次对胡德明的口述整理过程，笔者发现，胡德明除笙管乐外，其他的事情几乎都记不住，之前虽有口述整理的案头铺垫，但老人依旧出现不少“嗯”“我不记茬口”等语言，并经常出现答非所问的状况。但只要问到南音乐会和音乐的事情，老人家就如数家珍。

胡德明虽然沿袭的是流传了上千年的传统曲牌及中国地道的音乐演奏模式和乐器，但思想并不守旧，敢于在艺术上大胆进行探索。工尺谱是一种中国传统的记谱方式，胡德明学习音乐之初，就采用工尺谱学习传统曲牌。新中国成立后，他和当时的其他音乐会会众将《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等现代乐曲工尺谱化，并且将这些紧跟时代步伐的乐曲在传统庙会中进行演奏，吸引了大量年轻人的关注。

如今，南音乐会新授徒弟的开门曲就是《东方红》或者《生日快乐》，这使得年轻人甚至孩子对传统音乐产生了兴趣。近年来，为了吸引更多孩子走近中国传统音乐，他又鼓励乐社走进学校，将传统音乐带进当地中小学，并且在2015年后发展了十几名中小学生学习入会学习，使得南音乐会后继有人。

人虽亡 艺未绝

在口述采访中，老人说过的两句话让笔者记忆犹新。一句是他对孙子说：“南音乐会不姓胡。”一句是：“我只是看会的。”第一句意在告诉孙子，将来谁能为南音乐会付出谁才能成为南音乐会的会首。第二句，他不仅要看住南音乐会，更不能在他这一辈断代了。他不但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每次南音乐会参加各种音乐演出活动，不管是音乐学府的专家学者，还是其他民间音乐会社中的会众，都抢着与老人合影。老人俨然成演出中的明星，这其实是大家对胡德明几十年来对中国民间音乐所做出贡献的一种认可。在他去世后，陆续有乐人前来吊唁，一位年轻人对胡德明的孙子说：“我学习音乐时，所有的哨都是胡爷无偿送给我的，并且教给我很多音乐方面的知识。”

当前音乐学界人士普遍认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中国传统民间笙管乐的高峰，各个乐社艺人演奏水平相当高。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南音乐会自制了几盘录音，其中吹管子的就是胡德明，通过当时的录音，能听出老人演奏的乐曲韵味浓厚、字正腔圆，听后真有“绕梁三日”之感。



演出中的胡德明

但自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之后，大量的民间乐社难以为继，很多乐社几乎就靠一些耄耋老人来维持，随着他们年岁的增长及演出机会的减少，其音乐演奏水平下滑得厉害，导致目前很多民间乐社名存实亡，究其原因，就是各个乐社在传承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南音乐会近些年来也鲜有年轻人前来学习传统音乐。笔者在对胡德明的访谈中，明显地感觉到老人家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无奈。虽然南音乐会已经与当地的学校进行了结合，但这些前来学习中国传统音乐的学子们，一不能靠这个成为特长生，二不能靠此就业，他们成人之后，会像胡德明一样，把终身献给中国传统音乐吗？如今，胡德明离开了我们，但怎样将中国传统音乐继续延续下去，恢复民间乐社的活力，是整个音乐界和社会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速 递

纪录片《尺八·一声一世》明年上映

本报讯 近日，一场由古乐器尺八带来的音乐盛典在京与观众见面。据活动主办方介绍，尺八是一种源于中国的竹制吹管乐器，曾是四处云游的虚无僧的法器，近代被广泛运用于民谣、摇滚、爵士、流行等音乐类型中。而动漫配乐成了年轻人走近尺八的重要途径。

除音乐盛典外，活动主办方还发布了古潮音乐人文纪录片《尺八·一声一世》的预告片。该片筹备了1年多，10次赴日拍摄，预计将于明年3月上映。影片汇集了三桥贵风、海山、佐藤康夫等7位中外尺八艺人，透过他们不同的人生轨迹，展现了这一古老乐器传承中所面临的困境与希望。除纪录片之外，该团队还会陆续推出访谈录、演奏会、尺八学堂等，并开放影视游戏定制配乐业务，让尺八以更为多元化的角色进入大众视野。

（卢曦）

小阅读撬动大公益

本报讯 如何让阅读更好地服务于儿童公益？近日，由香江救助基金会和清华大学明德公益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构建儿童阅读行业平台和生态系统圆桌交流会上，10余位专家与从业者对此进行探讨，旨在让儿童阅读这一公益项目更完善。

阅读凭借成本低、易推广、效果好等优势，是乡村公益的重要形式，交流会上，明德公益研究中心主任李勇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儿童阅读行业领域，基金会、公益组织、自发组织活动的个人等上下游主体分散，缺乏一个平台进行统筹调配，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

据香江救助基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行业发展，平台搭建势在必行，倡议行业内几家机构联合，将公益机构和广大民间志愿者结合起来，提供资金、理念、书籍等，从而建立乡村儿童阅读的良好生态。

（李荣坤）

第七届中国摩托艇联赛落户贵州

本报讯（记者马霞）11月17日，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潜水摩托艇运动联合会及贵州省体育局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国摩托艇联赛“中国凉都·画廊六枝”群桐江大奖赛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的群桐江水域开赛。

本次赛事为期3天，来自全国各市区市的17支摩托艇代表队的近200名选手，参加职业组和专业/挑战组两个组别7个项目的比拼。据了解，本届赛事是中国摩托艇联赛首次入驻贵州省，赛事的比赛地点位于六枝特区群桐江，其水域宽阔，沿江两岸风光秀丽，是举办水上赛事的绝佳场所，更是游客青睐的旅游胜地。

作为国家级联赛制水上赛事，中国摩托艇联赛自2011年起，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历经6年培育，如今已被规划为重点打造的国家级品牌赛事。此次中国摩托艇联赛在六枝特区的落户，是六枝特区对“体育+旅游”趋势的把握，群桐江不仅会成为广大摩托艇爱好者所熟知的知名水上运动圣地，也将为群桐镇打造体育小镇奠定坚实的基础。

的“贵族毛猴”。于是，他决定再次去北京，要在那里扎根，让毛猴回家。

做“有文化”的毛猴
老手艺有了新生命

毛猴做得再好，看久了也就是件工艺品。怎样才能让毛猴有生命力？唯有文化。编写有趣的毛猴故事，人们记住了段子，自然也会喜欢毛猴。该谁生动的老北京文化，是毛猴的灵魂……

因为一家文化公司的邀请，2007年，孙怀忠带着朋友支持的1000元再次来到北京，打算大展拳脚。

然而，到了北京以后，孙怀忠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邀请他的文化公司没了影儿，自己去卖又发现作品的包装根本不适应市场。朋友借的1000元要花完了。为什么得了奖还是没有出路？孙怀忠想不明白，然而更急迫的现实问题摆在他的面前，没钱怎么在北京待下去。没了收入，老伴儿一怒之下回了河南。

因为毛猴，孙怀忠不想离开北京，加上来京之前自己对亲朋好友许下的豪言壮语，爱面子的孙怀忠也不能回去，就这样被困在了北京。“最难的时候，一块钱馒头吃一天……经历了想开了，我就是个‘北漂’的民间穷艺人。”带着大师的帽子，过着屌丝的生活，上面的牙笑掉了，下面的牙饿掉了，痛并快乐着……这是孙怀忠给自己的自画像。

“幸好遇到杜康民老师，把我推荐给翰艺德老总郑虎平。不是他们的收留，我真要流落北京街头……”在几经沉浮之后，孙怀忠制作的毛猴逐渐打开了局面，并在后海的酒吧角落里有了立足之地，他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慢慢地，孙怀忠开始思考如何让毛猴长久不衰？怎么让年轻人喜欢毛猴？

“毛猴做得再好，也不过是雕虫小技，糅进文化，那才是艺术。艺术拼到最后，讲的是修养、文化。”孙怀忠为了让他做的毛猴有文化，他自创“毛猴说事”，以毛猴为蓝本，试着把相声、小品、漫画一些流行文化元素往毛猴身上嫁接，将社会热点、网络流行语和他对人生的感悟都编了进去，一共编了108个故事，从幼儿一直讲到老年，赋予毛猴艺术新的生命。

做毛猴没有时间概念。“选料要万里挑一，得看缘分。没碰到最合适的材料，我情愿放一放。”做毛猴前，孙怀忠会经历漫长的毛猴故事构思，孙怀忠就像是“导演”，看似简单的材料挑选，却是心里照着剧本，一轮轮严苛海选、复赛……

□□ 本报记者 裴秋菊

毛猴学名昆塑，是北京特有的一种民间艺术，源自清代道光年间。取蝉蛻的头做毛猴头，取玉兰花越冬的花骨朵儿即辛夷做毛猴身，用蝉蛻的爪子做毛猴的手和四肢。毛猴用料虽简单，但制作者的艺术构思却非常巧妙，以物代猴，以猴代人。将破碎化成整体，又将整体赋予人的情趣，造就了一种绝妙的艺术境界。简单中夹杂着精致、朴素中蕴含着韵味，北京毛猴在数百年间传承至今，却面临着失传的困境。

有一位这样的把玩毛猴、传承毛猴技艺的艺术狂人——孙怀忠，尽得老北京毛猴手艺的真传。孙怀忠是河南新乡人，却将老北京的手艺活儿毛猴做得惟妙惟肖。老一代的毛猴艺人做的是再现市井文化的场景式毛猴，大多考虑的是布景和道具，故事性和时代感稍微差些。孙怀忠做的毛猴则融入了更多时代感，无论是在题材构思、表现形式还是道具布景上皆有创新。

半路出家
迷上了毛猴制作

十来平方米的空间，是卧室兼厨房，却生生放下一张大工作台。工作台上摆满了毛猴和制作毛猴的材料：小贩拿着糖葫芦到处叫卖；车夫用力地拉着洋车，另一个人却泰然坐于车上；老头一手扶着拐杖坐在小石墩上，老太太一手拿着蒲扇给老头扇风，另一只手给老头挠痒痒……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场景被孙怀忠用毛猴呈现出来，既有趣又生动。



孙怀忠制作的毛猴